

陈思和

陈思和

牛后文录

◎ 大象漫步书系



◎ 大象漫步书系·陈思和

牛后文录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牛后文录/陈思和著. —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0.2

(“大象漫步”书系/李辉主编)

ISBN 7-5347-2429-5

I. 牛… II. 陈… III. ①陈思和-文集②文学
史-写作-研究-文集③教育-研究-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0749 号

责任编辑: 张旭辉

责任校对: 范秀娟 张静燕

书籍设计: 张 胜

出 版: 大象出版社

地 址: 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发 行: 大象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 0371—5726194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0 年 4 月郑州第 1 版
2000 年 4 月郑州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40

印 张: $8\frac{2}{5}$

字 数: 151 千字

印 数: 1—3 325 册

定 价: 11.40 元



陈恩和

总序

李 辉

大象漫步于原野，有一种含义丰富的姿态：稳重而步履踏实，从容而神态悠闲。以“大象漫步”为这套书系命名，一方面与积极支持该套丛书出版的大象出版社名称吻合，另一方面更想努力体现出该书系在选择作者、涉猎题材诸方面的特色。各位作者，或极目天下，或细观内心；不同领域，不同文风，但体现出的历史眼光、人生态度和现实精神大致相同。

“大象漫步”书系每辑八至十种不等，所收作品每册主题将相对集中，每册字数在八万字左右。内容、体裁、风格相对自由，追求多样化，可包括随笔、书话、书信、自传、回忆录、译文等，根据作者的

不同特点和每部作品的专题而定。

在陆续推出老文人新作的同时,本书系将以更大的热情关注中青年作者的力作。新的作者,新的面目,以他们敏锐的思想和触角,以他们不同于前辈人的知识结构,常常会给读者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希望如此。

1999年7月,北京

目录

九十年代文化思潮片论(代序)	1
----------------------	---

谈人

“我最后还要用行动来证明”	
——九十岁以后的巴金先生	13

消失了的的文化风景

——怀念郑超麟老人	21
-----------------	----

遥忆

——回忆周介人先生	26
致王晓明的一封信	35

谈吃

现代散文创作中的谈“吃”传统	47
苦丁茶	63
上海的西餐	69
韩国的泡菜	74
食谱与文学	
——隔海读书二题	78

谈作家的书

巴金《〈随想录〉手稿本》跋	91
近年来出版的几套文学丛书	95
都市文化精神与文学创作的几点想法	102
试论《长恨歌》中王琦瑶的意义	112
编辑：文学希望之孕	
——序《艺海双桨》	126
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130
从“会哭的树”谈起	
——关于《少女小渔》	137
文学版图的开拓者	
——读《台湾文学的街头运动》	140

谈学生的书

《浮世的悲哀——张爱玲传》序·····	147
《残月下的孤旅》序·····	158
《城市野望》序·····	168
理想与希望之孕·····	172
致娜朵·····	181
再致娜朵·····	187

谈杂志与专栏

我的散文观

——答《散文选刊》问·····	195
管窥海外华文文学·····	198
批评没有缺席	
——写在《上海青年评论家巡礼》之前	
·····	200
这也是“生活”	
——关于《三联生活周刊》·····	204
杂志杂谈·····	208
“无名论坛”之一：关于无名时代的批评	
·····	212
“无名论坛”之二：关于潜在写作·····	217
“无名论坛”之三：关于《随想录》·····	221

“无名论坛”之四：关于旧体诗	225
----------------------	-----

谈教育

高考	231
关于中学生日记	236
研究生教育漫谈	241
大学教育与当代知识分子的岗位 ——答张新颖问	246
教育的历史与现状 ——答李辉问	267
作家上讲台杂谈	301
一个令人高兴的话题	306
复旦的精神	310
后记	322

九十年代文化思潮片论(代序)

要谈九十年代文化思潮的变迁,随便说说似乎并不困难。可是真的正襟危坐地打开电脑,脑子里呈现的图案就像面对的屏幕一样,漆黑一片,什么也没有。这并非说九十年代的文化思潮就是漆黑一片,如果要用颜色来定它的调,勉强可以算作灰暗的,没有八十年代那样充满亮色。一片灰扑扑的天地里,自然也有各路幽灵在游走。不过是面目不清,行迹暧昧,决不像那“一个幽灵”似的富有战斗性,因此要像清理阶级队伍那样将九十年代文化思潮清理一遍,实在是不容易做到的事。听说现在有人已经在做九十年代学案了,也听人说起过某某城的“×大思潮”云云,大有再现风起

云涌之势。也许到了世纪末真会有一点热闹也说不定,不过现在来说九十年代,也就是指1990年到1998年的事情,我眼前还是灰扑扑的一片。

想说的已经都说了,前面一段话似乎可以概括我的想法,若不知趣地还要饶舌,那就只能对那点灰色做个解释,虽然这也有点煞风景。在八十年代,文化领域硝烟弥漫,却充满亮色;是与非、正与邪、改革与保守、开放和传统、思想解放与极“左”僵尸、广场与庙堂……城头经常变换大王旗,但变来变去,无非是此伏彼起,二元对立。知识分子的精神资源中,“五四”传统的启蒙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整个八十年代是一个知识分子话语酝酿、形成和腾跃的过程,它努力实现的是将自己从庙堂意识形态话语中置换出来,或能以自己的话语力量对社会进步承担一份责任。当时也有过一些混战,多元这个词有时也能成为二元对立中双方临时妥协的一个借口,有人喜欢把这样的色调称作为杂色。杂则杂矣,但也不是所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是并列着各种颜色,彼此间不混淆,而且仍然充满了亮色。到了九十年代,文化领域丧失的正是这种亮色,仿佛是在各种杂色上涂了糊糊的一片,所有的颜色都变得暗淡浑浊,至少

是边界不那么清楚了。

现在反省起来，恐怕即使没有这模糊的一片，各种颜色的变质也是迟早的事。颜色是由各种化学原料制作的，不会永久地鲜亮无比，文化思想的色调也可以作如是观，不会有永远鲜亮的思想，何况当时构成文化思想的原料来源推究起来也是挺可疑的。记得当时有一本小杂志叫《新启蒙》，是讲继承“五四”传统的，我极其珍视它对我这样的年轻人的思想成熟所起的作用，至今还恋旧似地珍藏了这几本小书。但时间一跨入九十年代，海外突然有人唱起了指责“五四”激进主义的调调，国内也立刻回响起来，竟成一时之风气。《新启蒙》在这股风气下变得无声无臭，到了它应该去的地方安息了，九十年代的大学生们大概不会再有人知道这本书。这究竟是中国真的不需要新的启蒙了，还是一时的风气，尤其是海外学界的某些风气成了我们的精神导向和思想资料？我重提这件小事，并不是为启蒙在中国的命运感到有什么惋惜，只是由此想说明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的可疑，这就决定了八十年代的许多像是在领导潮流的文化思想自身来源的可疑。知识分子缺乏自己的精神传统无法安身立命，也无以言说，实在要

说只能是跟在别人后面胡说。那么，其亮色转而暗淡，似乎是一种宿命了。

所以现在说九十年代文化领域的“灰”，也没有什么贬意。灰属于一种低调的颜色，低沉而不清朗；但惟其低沉才能清醒反省，不会自以为是地像八十年代那样，从国外翻译过来的一两个新名词获得灵感，然后立马发动一场场名词革命。还有，惟其不清朗，才失去了八十年代那种两军对阵式的壁垒，正反双方都失去了斗鸡似的目标，或者是因为这种低调由各方的思想阵营分享了，虽有目标存在也不必引以为对手，各种思想面对新的社会转型而忙于调整自己的阵脚，顾不过来乌眼鸡似的你斗我我斗你。现在想起来这种低调文化也与多年来人们习见的思想斗争方式被废弃有关。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政策得到了知识分子启蒙话语的有力支持，尽管也发生过一些齟齬，但知识分子话语仍然是改革开放国策的主要表述形式。九十年代之后，主流话语出现了空白地带，“不搞争论”的务实的思想政策，不仅有力地淡化了八十年代二元对立的文化思想结构，也淡化了各种思想立场的鲜明性。九十年代尽管也有些极“左”言论想搅浑一缸水，但终究是失去了权力的倚仗，成

末势之强弩不能穿鲁缟。所以,谈九十年代的思想文化,不能忽略“不搞争论”的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不争论才能藏拙补短,才能养精蓄锐保持元气,才能在新的社会转型中调整好自己,这虽是实际运作的策略,也给一个时代的思想发展定下了基调。地上万物竞争转向了地下的寻找能源,庙堂广场争执不休的问题转入了民间接受考验,思想在自我诘难中慢慢地探索自己的话语,梳理自己的传统。这也可以说是表面灰扑扑的九十年代文化的生存状态。

我对九十年代文化领域的这种感受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现在已经是 1998 年的中期,九十年代也快走到了尽头,有些变化的迹象才渐渐地从灰暗中显现出来。这就是我下一节想说的关于幽灵的解释。如果说得好玩些,我想起了周易里的“复”卦,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卦象,下震上坤,其图为“䷗”,上面五线为阴,最低一线为阳,也就是说阴到了极点,底下已经悄悄生成了阳,元气在慢慢地积蓄。其传谓:复,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复”被解释为“反”,即反复。上阴而下阳,阳在底下慢慢复元,终将得势,所以称作为“亨”,亨通大利的征象。无疾即不快,这种由阴转阳的变

化是慢慢形成的,循序渐进,不是靠突然从外面降临的神力。下面是震卦,震有动的意思,上面是坤卦,坤有顺的意思,一阳在下面震动而起群阴皆顺从,引其同类的“阳”相继而来由下往上增长,阳长而阴顺,也就是“朋来无咎”的意思。我不懂周易,这些话都是因为最近读了一本《周易大传新注》(徐志锐著)而有兴趣抄来的。现在写到九十年代的思想文化,略有所感,心有所动,就以此作不伦不类的比拟。想说明的是,文化领域的灰色和低调,并不说明九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放弃了精神领域的探索,思想的力量仍然在蠕动,在勃起,它不是自上而下,而是自下而上,自民间生长出来,影响到广场和庙堂。虽然我眼前还是一片灰暗,但谁能抗拒这七日来复的诱惑呢?

接下去似乎可以谈谈幽灵了。当然这些隐没在灰扑扑天地里的幽灵还没有充分显现之前,很难对它作出清晰的描述。大致地看,是二元对立的文化结构被分化成以多元为基础的“三分天下”,即在传统的庙堂意识与广场意识以外,知识分子从式微的“五四”精英传统中转移了思想立场,自觉或不自觉地返回自己的民间学术岗位。这庙堂、广场和民间岗位的“三分天下”只是一个

比喻,也许这样理解知识分子的意义不在于从“二”到“三”的数字游戏。一元象征了专制模式,二元象征了对立中的战争模式,而“三”,则是多数的虚似体,“三”的平方为“九”,象征了至高至多,因此,“三”则成为多元格局的起点。正因为如此,在这灰天灰地里游走的,不是具体的幽灵,而是模模糊糊的一片,甚为壮观。

形成多元格局的同时也将使那些幽灵的身份更加暧昧和模糊,九十年代的“陈寅恪热”就是最好的例子。也许是在八十年代的实践中认识到五四以降知识分子传统的脆弱,九十年代知识分子的第一步工作是通过各自的立场来反思和弥补这一传统的先天性局限。无论从国学研究立场还是从后现代的解构立场,在我看来其学术指向都是对“五四”知识分子传统的反思。表面上看是在反思中突破了“五四”传统的局限,朝更为阔大的境界发展(所不同者,是前者从时间上将传统追溯到古代或者近代,后者则企图从空间上引进了当代西方学术传统)。但这种突破是否意味着当代知识分子放弃了“五四”以来与现实关系最为密切的现实战斗精神,放弃了本世纪初延续而来的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这正是九十年代以来各种学术